

林慶彰 主編

#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 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六 編

林 慶 彰 主編

第 18 冊

《諸儒鳴道》與道學之再檢討

邱 佳 慧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諸儒鳴道》與道學之再檢討／邱佳慧 著 — 初版 — 台北縣永和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民98〕

目 4+220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六編：第18冊)

ISBN：978-986-254-069-5 (精裝)

1. 儒學 2. 理學 3. 研究考訂

121.2

98015286

ISBN - 978-986-2540-69-5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六 編 第十八冊

ISBN：978-986-254-069-5

## 《諸儒鳴道》與道學之再檢討

作 者 邱佳慧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台北縣永和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之三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ms59.hinet.net](mailto:sut81518@ms59.hinet.net)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09年9月

定 價 六編 30 冊 (精裝) 新台幣 5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諸儒鳴道》與道學之再檢討

邱佳慧 著

## 作者簡介

作者邱佳慧，畢業於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班，於蔣義斌（曾任臺北大學歷史系主任）教授指導下，先後完成碩論《道學運動中的劉安世》與本著（博論），順利取得博士資格，作者多年來關注於宋代學術思想史的相關議題，積極參與相關學術團體，如宋代史料研讀會、年輕學者論文精進會等，亦於期間發表過數篇文章，包括〈由墓誌銘看二成對婦女的書寫〉〈從「請銘」與「撰銘」探究宋代社會的倫常關係〉與〈從《諸儒鳴道》看道學家對文字語言的省思與應用〉，目前擔任臺北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一職。

## 提 要

這篇論文的主要目的，是透過《諸儒鳴道》這部上海圖書館館藏的珍貴資料，重新檢討道學運動發展的軌跡及其蘊含的精神。《諸儒鳴道》之所以珍貴，並不僅止於她以孤本姿態保留了許多比現存宋人文獻更為可靠一手的版本，更因為他為道學運動開闢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吸引許多海內外學界學者開始投注研究心力於此，並回頭檢視道學運動的學術成果。本文藉由分析這部作品，總結出一些論點。

第一，《諸儒鳴道》將道學多元化的面貌表露無疑，也修正了狹隘的道學定義，《諸儒鳴道》收錄道學家的標準，提醒我們應當用更為包容的態度從事研究工作，道學運動多元化的特性，展現在道學家的人際關係網絡之上，以《諸儒鳴道》和《宋元學案》的資料相互對比，可以發現整個道學運動遠比我們所理解的更為複雜和豐富，道學群體彼此之間的交流，包括講學、游學、會講、授徒等等，他們透過學術活動從而使學術思想相互激盪，讓學術內涵更為精進，由此，也可以推知當時的學術關係網絡是綿密而交錯的，道學家們很清楚彼此之間的學術關係，但對研究道學運動者而言，這些關係並不十分容易定義，站在研究的角度上來說，正因為「多元化」的面貌，正名「道學」與「道學家」這個工作更顯必要和重要。同樣在這個點上，《諸儒鳴道》更提供了一個新的「道學譜系」，這個譜系所包含的道學家包括涑水學派司馬光、劉安世；朱熹長久以來攻訐的學者張九成；以及名不見經傳的江民表、潘殖等人，上述諸位均不含括於朱熹所宗主的道統之中，換句話說，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並未收錄他們於《伊洛淵源錄》中，這其中反映出一個情況，那就是朱熹對早期道學譜系有所修正，他剔除了原先在道學運動中實際參與的司馬光等人，朱熹這項修正的舉動背後隱含著雙方經史觀認知的差異性，是故以司馬光為首的重史派，在學術競爭的過程中，被朱熹抽離掉，隨後，道學自身發展及後人學者的研究中，這些道學家就漸漸被忽略和遺忘了，幸虧，《諸儒鳴道》保留這些人的重要文獻，也還原了當時某些程度的原貌，突顯了重新評價某些道學家定位的價值，並回應了朱熹的道譜。

第二，《諸儒鳴道》證明了道學家的心學，是落實在「即道體即工夫」的修養之中，這或許能修正傳統學界認為道學就是只談性理的偏狹見解。道學運動在宋朝雖然三番兩次遭受打擊，但是他們並未銷聲匿跡，道學家們反而在最基礎的底層中，持續推動和實踐道學的宗旨，從《諸儒鳴道》所收的道學家，他們的生平事蹟，可茲佐證，例如他們不約而同地在吏治上多有傑出的表現，江民表和劉安世都曾經擔任過諫官，他們以不惜丟官的正直表現，獲得他人讚許，也同樣受人尊敬，朱熹就曾經表述過他對江民表的諫官行為很是佩服，劉安世高風亮節的行為，也換得「諫官當如劉安世」這樣的美稱，又如周敦頤安貧樂道地擔任縣官，專心治理地方事務，即使無法當官，也能回歸到從學和自我修身的生活，又或者共同致力於地方教育事業，從他們關懷社會底層的實際行跡，足以說明他們並不是打著「心性道德」的高帽旗幟，亦不是標誌著

「內聖外王」的空泛口號，尤其是《諸儒鳴道》中的這些道學家，其儒學思想有別於其他時代的儒學表述，他們把心性、道體和實踐修養功夫結合在一起，而這種完美融合是道學家透過不斷自我錘鍊與修正檢驗後的精髓，他們在最實際的運作中，求取最廣泛的效用，這些是儒學對社會場域中的秩序最深刻的堅持。

綜前所述，《諸儒鳴道》的確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檢視道學，本文透過《諸儒鳴道》提出這些有別於傳統的見解，對整個道學研究領域和我個人而言，這都只是一個起點，雖然猶有未逮，但仍然可以作為研究的開端，讓這個開端能夠朝著更好的方向前進。



# 目次

|                       |    |
|-----------------------|----|
| 第一章 緒論                | 1  |
| 第一節 研究旨趣與方法           | 1  |
| 一、研究動機                | 1  |
| 二、研究主題與方法             | 4  |
| 第二節 《諸儒鳴道》是怎樣的一部書     | 6  |
| 一、《諸儒鳴道》的版本與流傳        | 6  |
| 二、《諸儒鳴道》的內容           | 12 |
| 第三節 研究成果回顧與道學再定義      | 18 |
| 一、研究成果綜述              | 19 |
| 二、「道學」再定義             | 24 |
| 第二章 《諸儒鳴道》與道學譜系的比較    | 33 |
| 第一節 《宋元學案》與《伊洛淵源錄》的比較 | 33 |
| 一、《宋元學案》學者關係的表述       | 34 |
| 二、《伊洛淵源錄》所建立的譜系       | 41 |
| 三、《宋元學案》與《伊洛淵源錄》的差異   | 44 |
| 第二節 《伊洛淵源錄》與《諸儒鳴道》的比較 | 45 |
| 一、道學譜系中的諸儒            | 45 |
| (一)《諸儒鳴道》成書時間與流傳情形    | 46 |
| (二)二書所收錄的道學家          | 46 |
| (三)編輯原則               | 47 |
| 二、「道學運動」中被遺忘的諸儒       | 48 |

|                     |    |
|---------------------|----|
| 三、《諸儒鳴道》所呈現的「道學運動」  | 52 |
| (一) 早期道學發展的多元性      | 53 |
| (二) 共同的理念——治心       | 53 |
| 第三節 司馬光在《諸儒鳴道》中的地位  | 56 |
| 一、司馬光與「道學運動」        | 56 |
| 二、朱熹對司馬光的評價         | 58 |
| (一) 朱熹眼中的司馬光        | 58 |
| (二) 朱熹剔除司馬光學派的原因    | 60 |
| 1. 朱熹的經史觀           | 60 |
| 2. 朱熹與重史派的學術分歧      | 61 |
| 三、司馬光的重要性           | 62 |
| 第三章 《諸儒鳴道》收錄作品的體裁意義 | 65 |
| 第一節 儒家對文字語言的反省      | 65 |
| 一、對文字的省思            | 66 |
| (一) 文字本質的限制         | 67 |
| (二) 秉持「修辭立其誠」文質之義   | 69 |
| (三) 以心解經與寫作         | 71 |
| 二、對語言的省思            | 75 |
| 三、心的影響              | 77 |
| 第二節 語錄體裁的應用與精神      | 80 |
| 一、語錄的發展             | 80 |
| 二、語錄的定義與意義          | 82 |
| (一) 語錄特有的注疏         | 83 |
| (二) 重視情境教學          | 86 |
| (三) 紀錄個人經驗          | 87 |
| 三、語錄的應用             | 88 |
| (一) 問答式             | 88 |
| (二) 心得結語式           | 92 |
| (三) 引導論說式           | 93 |
| 第三節 鳴道的方式           | 94 |
| 一、鳴道與教學活動           | 94 |
| (一) 書院講學的敦促         | 94 |
| (二) 儒學的教學方式         | 97 |
| 二、鳴道的意義             | 98 |
| (一) 鳴道與對話           | 98 |

|                         |     |
|-------------------------|-----|
| (二) 鳴道的重要               | 100 |
| 三、鳴道與語錄                 | 101 |
| 第四章 《諸儒鳴道》的心學與《中庸》和《易經》 | 103 |
| 第一節 宋儒心學發展的背景           | 104 |
| 一、與佛教對話                 | 104 |
| 二、《鳴道集說》反映出儒佛對心性主題的關注   | 108 |
| 三、研究《易經》與《中庸》           | 114 |
| (一) 研究《易經》              | 114 |
| (二) 研究《中庸》              | 121 |
| 第二節 結合《中庸》與易學           | 123 |
| 一、周敦頤與張載                | 124 |
| 二、二程及其弟子楊時與謝良佐          | 127 |
| 三、司馬光及其弟子劉安世            | 132 |
| 四、江民表、潘殖、劉子翬、張九成        | 136 |
| (一) 江民表                 | 136 |
| (二) 潘殖                  | 138 |
| (三) 劉子翬                 | 142 |
| (四) 張九成                 | 144 |
| 第三節 從心發展功夫論             | 146 |
| 第五章 《諸儒鳴道》論心學宗旨         | 151 |
| 第一節 心性之學為儒學傳統           | 151 |
| 第二節 諸儒對已發未發命題——中和論的探究   | 155 |
| 一、以「未發」為性，以「已發」為心       | 157 |
| 二、以「未發」為心之體、以「已發」為心之用   | 162 |
| 第三節 對已發未發的關鍵——戒慎恐懼的探究   | 166 |
| 第四節 對群體的關懷              | 170 |
| 一、個人與群體的關係              | 171 |
| 二、即道體即功夫                | 174 |
| 第六章 結語                  | 177 |
| 參考書目                    | 185 |
| 附表一 《諸儒鳴道》諸儒關係圖         | 219 |

# 第一章 緒 論

## 第一節 研究旨趣與方法

### 一、研究動機

尋找歷史真相，釐清歷史問題，一直是史學研究的重要意義和價值，而這個尋求史實的課題背後，不單純只是對知識學問的渴望，還隱含著自我認同的問題意識，思考著自我與研究工作有何關係？我能期待什麼？我想追求什麼？我所從事的研究活動，究竟能夠創造多少價值？為多少人帶來助益？這些問題早於筆者碩士論文撰寫階段，便一直縈繞在腦海中。隨著碩士論文個案研究的階段趨近尾聲，對筆者而言，這些問題似乎並沒有找到十分滿意的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這些問題意識的催促下，課題研究對於自我認識，是有相當大的助益。回憶碩士階段，透過對司馬光弟子劉安世的個案研究——〈道學運動中的劉安世〉，〔註1〕對道學運動的發展，有了一些粗淺認識，也驚訝於道學運動的多元化面貌，遠比想像中豐富，不僅如此，筆者更

---

〔註1〕 邱佳慧，〈道學運動中的劉安世〉，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90年6月。該論文主旨透過對司馬光弟子劉安世的研究，兼論道學運動的發展情形，其中，特別針對劉安世的相關作品——《元城先生語錄》、《劉先生譚錄》、《劉先生道護錄》進行研讀分析，並說明劉安世一生追求誠的精神，以此為修身處世的重要指標。另外，也指出劉安世與道學運動的關係密切，由這個個案，可以說明即便是從學界較不熟悉的劉安世入手，都能發掘如此豐富的文獻，遑論整個道學運動蘊含多少多元及複雜的內容。

深感佩服於道學家的人格表現，及他們高度自我道德要求的堅持，在探究他們闡揚道學與修養自身功夫的同時，有一部分的「成果」，在無形中，亦轉化為筆者自我認知與認同的動力，秉持著這種堅持，持續進行道學運動的研究工作。

從原先個案研究的成果，發現道學運動原是一種多元面向的發展態勢，整個蓬勃發展的運動，蘊含了許多鮮為人知的面貌，這些面貌有待發掘及被揭示開來，爲了了解道學運動的痕跡，不得不注意到由宋人編輯而成的《諸儒鳴道》這部作品。《諸儒鳴道》雖然是一部編者未明的編輯作品，但這部作品激起了學界對道學運動研究的浪潮，也讓發掘道學運動軌跡與面貌的可能性，隨之提高。

學界開始注意《諸儒鳴道》一書的緣由，與杜維明先生有關。於1986年初，上海圖書館曾向杜維明先生介紹此書，他覺得極有價值，又獲悉陳來先前已利用北京圖書館館藏複印宋本《諸儒鳴道》撰寫文章〈略論《諸儒鳴道》〉，〔註2〕他一方面建議北京圖書館購藏此書；另一方面，又同陳來索閱該文〈略論《諸儒鳴道》〉，這些舉動說明了他對這部書的高度興趣，也間接引發學界對此書的注意。〔註3〕《諸儒鳴道》宋刻本原先藏於上海圖書館，經過北京圖書館的購藏，以及山東友誼書社的發行印刷，現已爲許多大學院校所收藏書之一。

大陸學界對《諸儒鳴道》進行了一系列基礎的研究工作，顯示出他們對此書的重視，包括一九九六年上海圖書館啟動重點科研項目——古籍善本全文光盤製作，也就是將館藏古籍善本全部數字化，並分期上網服務海內外讀者，首次上網的二十種善本中宋刻本佔十七種，亦包括了海內外稀見的《諸儒鳴道》。〔註4〕另外，一九九七年，四川大學開始進行耗費大量人力、時間及經費編纂《儒藏》——儒藏文獻集大成計畫，同樣倡議編纂《儒藏》工程的另兩所大學（北京大學、人民大學），亦同步進行著各自的時程表，川大的計畫是中國孔子基金會的重大項目，獲資助經費三百億元，可謂相當龐大而有系統的學術工作，

〔註2〕 陳來，〈略論《諸儒鳴道集》〉，收於《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3～21。

〔註3〕 陳來，〈豈弟君子教之誨之——張岱年先生與我的求學時代〉，收於《中國學術論壇》，一文提及杜維明發現《諸儒鳴道》一書的過程。

〔註4〕 從上海數字圖書館網站介面上載有大陸學界特別經過處理，予以資訊數字化的二十種古籍。參考網址爲 [www.digilib.sh.cn/dl/gjsb.gill.htm](http://www.digilib.sh.cn/dl/gjsb.gill.htm)。

二〇〇四年川大還特地召開「《儒藏》專題會議」以發表和檢討當前的成果。在該次會議中，川大古籍所所長舒大剛，特別說明《儒藏》的編纂分類原則，其中〈論部〉分爲五類：儒家類、性理類、禮教類、政論類、雜論類，而《諸儒鳴道》被收於專講心性命理的“性理類”之中。<sup>〔註5〕</sup>另外，二〇〇三年度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課題之中，也包含了一項由復旦大學學者符云輝所主持，名稱爲「《諸儒鳴道集》：文本及意義研究」的學術計畫。<sup>〔註6〕</sup>甚至有學者以《諸儒鳴道》作爲研究主題撰寫文章，如田浩在《朱熹的思維世界》以及〈金代的儒教：道學在北部中國的印迹〉、〈宋金元文化思想碰撞與融合：探究郝經的夷夏觀、正統論與道學演變〉等文，<sup>〔註7〕</sup>如陳來〈略論《諸儒鳴道集》〉，<sup>〔註8〕</sup>河南師範大學趙振也曾考證出《諸儒鳴道》所收的《二程語錄》是《二程遺書》的未經修訂初稿本。<sup>〔註9〕</sup>綜上所論，海內外學界對於《諸儒鳴道》的研究，可以說是興致昂昂，故可知，《諸儒鳴道》對研究和探尋道學運動發展軌跡，具有了相當大的價值和吸引力。

在《諸儒鳴道》尚未被發現之前，朱熹的道統觀仍舊是明清以來的主要視野，朱熹哲學在宋代學術思潮發展上，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元代以來，作爲官方哲學，主導人們長達七百餘年，其哲學影響之深遠，時至今日，仍不減反增。這與他能夠匯集前人成果並予以創新有關，他統整二程思想，批判並吸收張載的氣化說，融會邵雍象數說，繼承周敦頤道德性命說，堅持儒家立場卻不忘融會佛釋之道，朱熹作爲一位哲學家，其思想可謂博大精深。朱熹於《伊洛淵源錄》創立了一條學術譜系，這條譜系經過爭辯，成爲學術上的正統，甚至意圖承接了古聖道統，他們所形成的哲學體系有其共同的特點：第一、建立較爲完整的本體論；第二、提出有系統地道德本體論的人性

〔註5〕 舒大剛，〈談談《儒藏》的編纂分類問題〉，《四川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可參考儒藏網：[www.ruzang.net](http://www.ruzang.net)。

〔註6〕 文科科研處編，《文科科研簡報》，2003年第5期（總第26期），2003年11月，封底。介紹當時的重要研究計畫。根據該簡報所列，其計畫預計於2004年3月完成，但目前尚未能發現其成果報告。

〔註7〕 田浩，〈金代的儒教：道學在北部中國的印迹〉，《中國哲學》，第14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頁107～141。

〔註8〕 陳來，〈略論《諸儒鳴道集》〉，收於《中國近世思想史研究》，頁3～21。

〔註9〕 由華東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信息網獲悉大陸學者趙振於2005年10月，在華東師範大學與洛陽大學合辦的「程朱與宋明理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文章，其文章主題敘述《諸儒鳴道》所收錄的《二程語錄》是未修訂版本。

學說；第三、提出修養功夫論。這種以朱熹道統為主線的基調，也成為許多研究者的靠山，大家將學術論著的重點，僅擺放在幾位重要的思想家及其前後學人身上，常以北宋五子作為開端，或有時上溯宋初三先生，而朱熹無疑成為集大成的有功人物，與之同時期的陸九淵，在近人論著中常常只是陪襯的角色。（註10）

這些傳統的道學研究見解，在《諸儒鳴道》受到注意之後，終於有了不同的研究方向，也才讓道學運動的發展軌跡，有重新被檢討的機會，這亦為本論文的研究動機。

## 二、研究主題與方法

本論文主要的研究對象，便是《諸儒鳴道》這部作品，筆者擬從思想史的角度，藉由分析《諸儒鳴道》兼論道學運動，其方法論上，主要採用文獻學，輔以歷史詮釋學、譜系學的方法來剖析《諸儒鳴道》。由於《諸儒鳴道》編者未明，所以無法透過分析編輯者，而獲知編輯目的，自然也無法從這個問題點上，獲取重新理解當時歷史背景的資訊，為了解決這個窘境，筆者擬用作品本身的文獻，作為開展討論內容的基礎，從細部上來說，對文獻進行整理、編纂、解釋工作，使資料條理化、系統化，並應用詮釋學的方法和經驗，詮釋《諸儒鳴道》的內容，這其中還會涉及到經學和儒學的研究理論，舉凡分析《諸儒鳴道》所收諸儒對原始經典的理解、分析他們如何參與道學運動、探索他們在道學運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等等，都仰賴上述方法論以茲輔助。事實上，從事道學運動文獻的研究，基本上，是一種經典重構的工作，道學家以他們特有的方式，對經典作出分類或注釋，在其對經典研究的過程，道學家會將閱讀的心智和掌握經文的「理解」活動，建構在合理化的系統之內，並載錄於文獻上，道學家對文獻的理解，會影響到他對文獻的註解。現今研究者，藉著這種合理化的系統，進行對文獻的推敲，在此同時，也重新認識道學家的心智和理解活動。所以，研究文獻的過程，其實是對經典文獻的重構過程，其中包含了道學家對經典的理解，也包含了研究者對研究文獻，以及對道學家的理解活動的認知。

本論文兼採譜系學的方法，（註11）是基於兩個理由：第一、因為側重分

〔註10〕 蒙培元，《理學的演變——從朱熹到王夫之戴震》，頁11～16。

〔註11〕 于奇智，《傳科》，臺北，東大圖書公司，民88年初版，頁62～64。頁125～

析的譜系學，能揭示人類認識的真正本質，以及思想史曾如此出現和存在的理由。譜系學本是研究事物之間的親緣關係和遺傳特性的一門學問，借用這門學問分析哲學或思想領域，有助於了解事物的起源及其演變過程。第二、《諸儒鳴道》內含了宋代道學知識的譜系，道學運動的發展軌跡是多元複雜的，爲了呈現在那個特定時代裡，不同學術領域間的複雜關係和秩序，所以，以譜系學的方法檢視文獻，應能有所收益。

從章節安排上來說，共分六章，全文圍繞《諸儒鳴道》及其所收諸儒爲主題，進行分析，首章緒論第一節除交代研究動機與方法外，順便說明章節安排，第二節簡介《諸儒鳴道》一書版本和內容，第三節則是回顧宋代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一來、檢視當前對於道學運動課題的研究成果，二來、針對「道學」定義與範疇，作一比較說明，畢竟，目前學界對「道學」的定義，仍是眾說紛紜，倘能明確說明筆者所認知的「道學」究竟所指爲何，將有助於讀者瞭解本論文所持的論述立場。

第二章主要是透過整理比較《諸儒鳴道》與《伊洛淵源錄》、《宋元學案》三部作品，烘托《諸儒鳴道》的編輯手法，也突顯道學譜系建立與否的問題。這三部書都與道學運動有關，雖然成書時間不同，紀錄範疇也不一樣，編輯詮釋者也不相同，但是他們各自代表了一個特定時間斷代的縮影，當把三部作品的特色，透過形式呈現出來時，編輯的標準也同時被讀者所理解。所以，本章首節先比較《宋元學案》與《伊洛淵源錄》，惟有先比較這二部作品的不同，才能在這個基礎上進入第二節，討論《伊洛淵源錄》和《諸儒鳴道》的差異，最末，第三節才把問題聚焦於因爲三部作品編輯標準不同，而獲得不同評價的諸儒身上，從這些諸儒身上才能突顯出道學譜系編輯的差異性。

第三章是分析《諸儒鳴道》所輯錄的作品體裁，第一節先從文獻內容上探訪諸儒對文字語言的反省，以及如何繼承和創新傳統儒學；第二節指明語錄體裁在《諸儒鳴道》一書中所佔的重要地位和意義；第三節則探討語錄體裁和諸儒鳴道方式之間的關聯性，並回應首節，說明「語言——文字——鳴道」間的緊密關係。前三章大多著重於從形式分析《諸儒鳴道》，在這些認知的基礎上，才能進一步就內容哲理論述，討論《諸儒鳴道》與道學運動之間

127，傅科的「知識圖式」是知識的一種特殊秩序或圖表，具有間斷性或斷裂性，他並不是一種隱蔽的偉大理論，而是一個分散性知識空間、開放的可描述的關係域。

的關係。

第四章將焦點稍稍轉移到《諸儒鳴道》所收諸儒身上，第一節探討他們如何接觸原始儒家經典，如何應用重要經典，許多宋初學者為了解決儒學所面臨的諸多問題，紛紛回歸到經典中找尋解答，他們尤其特別器重《易經》和《中庸》，本節中也觀察《諸儒鳴道》所收諸儒對《易經》與《中庸》的興趣，爾後第二、三節，則進一步探討《諸儒鳴道》所表述的心學宗旨，這些心學宗旨如何回應道學運動？而又與上述兩部經典的關係性何在？均是本章的討論重點。

第五章指明諸儒如何落實心學宗旨，從《諸儒鳴道》的內容中，研究他們對心學的修養功夫，第一節先談心性之學與儒學傳統的緊密關係，第二、三節則著重於心學的主要核心問題上——已發未發的命題，整理歸納《諸儒鳴道》所收諸儒，對於這個命題，採取何種觀點，而這些觀點是否影響到他們的修養功夫，第四節則從《諸儒鳴道》找尋諸儒對自我與群體關懷的證據，道學運動的心學宗旨，不僅僅是對自我修身的鍛鍊，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為了解整體社會與群體的福祉，這些才能夠說明諸儒何以汲汲營營於在儒家經典中鑽研，只為建立更適合群體秩序的道學。

第六章結語除了綜論本論文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突顯本論文對整個道學研究的小小貢獻。

## 第二節 《諸儒鳴道》是怎樣的一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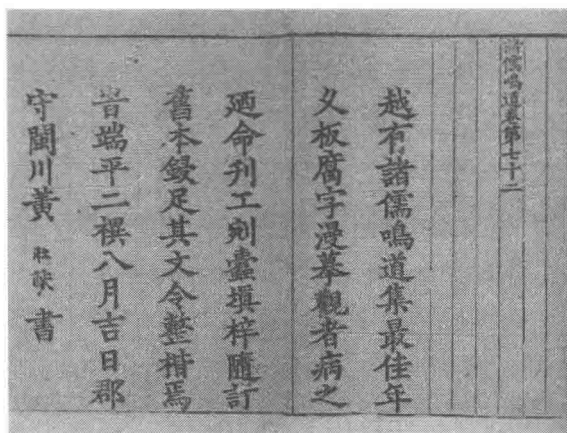
### 一、《諸儒鳴道》的版本與流傳

《諸儒鳴道》又稱《諸儒鳴道集》或稱《鳴道集》，〔註 12〕是一部由宋人編輯，收錄兩宋知名道學人物著名作品的合集。此本框高十九點三分，廣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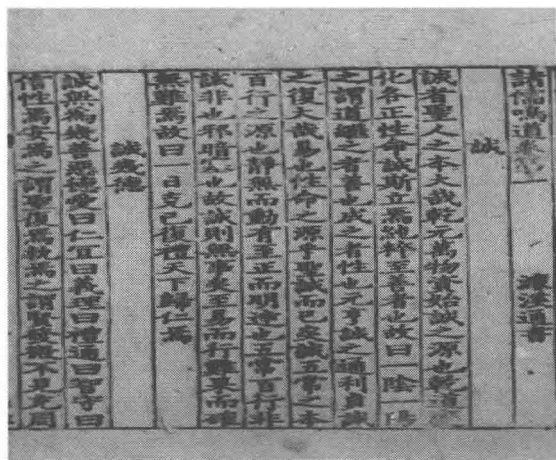
〔註 12〕《諸儒鳴道》又名《諸儒鳴道集》或《鳴道集》，有些書籍載錄該書全名，如周應合《景定建康志》，卷 33，頁 7A，名為《諸儒鳴道集》；也有簡稱該書為《鳴道集》，如潘自牧所編《記纂淵海》一書與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卷 210，頁 17A 均簡稱它為《鳴道集》。特別需要注意的是，《諸儒鳴道集》或《鳴道集》兩個書名，與李純甫的《鳴道集解》十分相似，容易造成混淆，李純甫的《鳴道集解》或稱《鳴道集說》，《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總目 3，子部，卷 124，頁 9A~10A，稱之為《鳴道集說》，脫脫《金史》，卷 126，頁 5B~6A 稱之為《鳴道集解》，與《諸儒鳴道》書名確實十分相似，故須小心辨別與使用。

四公分，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一字，左右雙邊，白口，單魚尾，字仿歐體，皮紙精印。清初曾藏徐乾學傳是樓，鈐有「崑山徐氏家藏」、「乾學之印」、「健庵」印三方。光緒間，流入潘祖蔭滂喜齋，《滂喜齋藏書記》著錄全書凡七十二卷，卷數首尾相連，在大題之下，復用小題區分，並在目錄與版心同時反映，這種刻書體例，在明人所輯叢書中並非少見，但該本在宋代應屬首創。〔註13〕

### 《諸儒鳴道》書影一



### 《諸儒鳴道》書影二



《諸儒鳴道》可能成書於宋紹興末年至乾道年間（1159～1168），最遲也

〔註13〕 佚名，《諸儒鳴道》，山東，孔子文化大全編輯部編輯暨山東友誼出版社出版，1992年5月，導言，頁5～6。

不晚於淳熙四年（1179）。〔註14〕目前僅有宋刻本流傳下來，此本為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閩川黃壯猷修補印本，卷末跋曰：

越有《諸儒鳴道集》最佳，年久板腐字漫，摹觀者病之，迺命刊工剜蠹填梓，隨訂舊本，鉅足其文，令整楷焉。〔註15〕

可知其為黃壯猷命人修補而成的本子，茲檢其避諱字，「慎」字缺筆，「焯」字不避，故原刻本當在孝宗時代無疑。

《諸儒鳴道》為現存最早紀錄宋代道學活動的紀錄，《諸儒鳴道》雖成書於宋代，但卻成為現存的海內孤本，除了《郡齋讀書志》和《直齋書錄解題》對此書稍有解說外，其他文獻卻很少提及。〔註16〕這可能與宋寧宗慶元四年（1198）的政令有關，詔告曰：

已降指揮，凡諭士子，專以語孟為師，以六經子史為習，毋得傳語錄，欺世之偽，所有進卷侍遇集，并近時妄傳語錄之類，并行毀版，其未盡偽書并令國子監搜尋各件，具數聞奏，今搜尋到七先生〈夏論發樞百鑊真陰〉、李元綱〈文字〉、劉子翬〈十論〉、潘浩然〈子性理書〉、江民表〈心性說〉，合行毀劈。〔註17〕

引文中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可以推論寧宗朝時，儒學語錄作品甚為泛濫，有許多妄自比附之作也摻雜其中，故慶元黨禁時，不論真偽之作全被當成禁書而銷毀或管禁。第二，在寧宗朝時，早已成書的《諸儒鳴道》，收錄了政府下令銷毀的作品，如劉子翬、潘殖（潘浩然）以及江民表的作品——《子性理書》和《心性說》，藏書家礙於情勢，自然無法大力推廣《諸儒鳴道》，而僅作私藏秘傳之用，所以《諸儒鳴道》流傳並不普及。

除了上述兩部目錄書籍提及《諸儒鳴道》外，還有一部類書《記纂淵海》也曾經節錄《諸儒鳴道》的內容。《記纂淵海》共一百九十五卷，〔註18〕由潘自

〔註14〕陳來，〈略論《諸儒鳴道集》〉，頁3～21。

〔註15〕《諸儒鳴道》，頁1689～1690。

〔註16〕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5，〈附志〉〈語錄類〉，頁49A；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9，〈儒家類〉，頁16A，對此書均有解題說明；金人李純甫曾經針對《諸儒鳴道》撰寫一部《鳴道集說》，以反駁《諸儒鳴道》諸儒之說；宋人潘自牧《記纂淵海》為一部類書，其中收錄《諸儒鳴道》部分內容，除此之外，甚少文獻提及此書。

〔註17〕徐松輯，《宋會要輯稿》，北京，中華書局，1957年，〈刑法三·禁約三〉，〈慶元四年六月十五日〉條。

〔註18〕黃鎮偉，《坊刻本》，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年8月再刷，頁106記《記